

新大众文艺 大众抒写

我爱写作。白天忙工作,偷闲写东西。晚饭后,照例要出门散步一小时。既是活动筋骨,也为第二天的写作“打个草稿”。我家在沪郊青浦。小区后面,有一大片农田。一部分建了大棚,种草莓和水果玉米;另一部分是稻田,白色的鹭鸟常在田边起起落落。往东几百米,是条水波粼粼的运河,白日里有货轮慢悠悠地驶过。到了晚上,运河消停了,和它一样安静的,是岸边的一片水杉林。夜色里,林子黑黝黝的,环形步道旁立着几盏太阳能路灯,灯光偏蓝,清幽,我称这片树林为“黑森林”。

以前,这片黑森林不算规整。草木杂生,并无道路。一个周末,我带着孩子去林子,想找点能做书签的植物叶子。脚下是厚厚的落叶,“咯吱”,要是踩到枯枝,也会听见轻轻的脆响。林间空地上,倒见两个年轻的姑娘,架起手机支架,对着镜头唱歌、说笑。看穿衣打扮,她们像是在附

近工厂做工,趁着休息,寻到这儿荒芜的僻静地方,连上网络,联结四面八方。

大概三四年前,黑森林被整饬了一番。围上了铁丝栅栏,林子里修出了干净平整的步行小道,两旁还栽了林下植物,有叶片肥美的麦冬,还有一簇一簇的二月兰。黑森林入口处紧邻稻田,出口则在运河边,看见栅栏上标注出“休闲林地”字样,我大喜,快步入林——这可真是散步的好去处!

树是不会知道自己的名字叫树的,林也不会知道自己是一片林。是人,给一片闲散、粗放的树林重新命名,赋予了“休闲”的意味,它便仿佛有了新的生命。我是一个水果行业从业者,散步时,会不自觉地留意:草莓园里的草莓红了吗?价格怎样?水果玉米的长势如何?大棚里的人们可还忙得过来?同时,我又是个写作者,“咕呱、咕呱”,在稻田里蛙声不断时,我蹲在田边,听上一阵,琢磨这蓬勃的生命力,该用怎么样的字句来形容。同样,当我走进这片“休闲林地”,自作主

张、文学化地为它取名“黑森林”,穿行在幽幽的暗夜时,我也在与自己商议:自己的写作片段,是否捕捉了身边温暖的微光?

水杉笔直,树干有汉子大腿那么粗,它们无声挺立,枝丫丫在暗夜里向上伸展。去年夏天,我在林中驻足,除了寂静,还听到了更多:“唧唧吱——唧唧吱——”,那是叫作“油葫芦”的蟋蟀在吟唱。几点星光,从树下的草丛里颤巍巍升了起来,一闪一闪,是萤火虫。最妙的是,我竟然在

黑森林演奏家

王文东

步道上,撞见刺猬“一家三口”,两只大的在前,一只小刺猬在后,正窸窣窸窣地横穿小道。“咕呱、咕呱”,稻田里的群蛙是主唱;“唧唧吱、唧唧吱”,林间的蟋蟀在伴奏;小刺猬的屁股一扭一扭,藏身到一丛茂密的矮秆植物里,像是过场的演员。夜晚的黑森林里,竟藏着一场生动的协奏曲。

秋天,水杉的针叶会锈红、飘落,一点一点铺设在林子里,风起时,落叶堆叠,在黑森林里沙沙作响。冬天,叶子落尽,树干显出清晰的骨骼,有一种简洁

的,属于水墨画的美,长腿的白鹭偶尔在林边流连,这片黑森林便更具古典意味。一切都恬静而自然,在黑森林活动的人多了起来。我见到了夜跑的女子,她像风一样掠过我身边,路旁的植物都被她带着轻轻点头;我还遇见过牵着手散步的老年夫妇,他们细语呢喃,温情而美满;沉静的运河边也有了夜晚垂钓的人,河水宛如一条玉带,远远望去,坐在岸边的人,也像是写进曲目录里的音符。我感受着安静中的律动,构思着沁人心田的故事,突然想大喊起来:我们都是黑森林协奏曲里的演奏家呀!

昨夜,我又去了黑森林。正是好春光,水杉树正在吐新芽,冒新枝。回到家里,孩子仰脸问我:“爸爸,今天散步见到小刺猬了吗?”我热爱的工作和写作,普通与平常,但如黑森林里发生的一切一样,它们也安静而和谐地奏唱着。我回答孩子:“没见到小刺猬,但黑森林里的春天醒来了,新的乐章悄悄开始啦。”

欢迎更多读者向本栏投稿,来稿请发:ygb@xmw.com.cn,邮件主题标明“新大众文艺投稿”。

木香里,我布了场跨流年的局

岳方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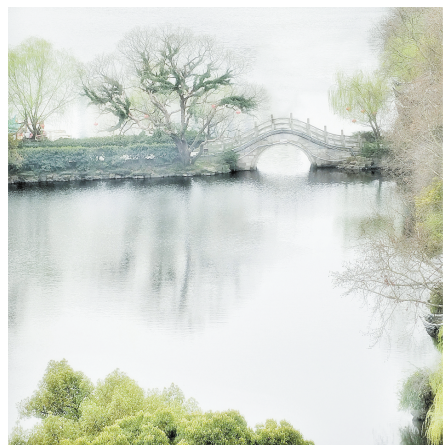
大姥爷是村里唯一的木匠。他没领略过紫檀木上刻纹的刚劲之美,不知洞中金丝楠千年不朽的传奇,不解榫木生淮南而于明清的大肆繁盛,也不懂得如何高谈国产沉香色与质的绝美。他是一个木匠,他也只是一个木匠。

他的小屋在乡间小道的十字路口。不同于中国建筑物自古传下的内敛,他的前院大方地敞向路口,没有高墙和咿呀作响的铁门。如果不是前院比小路高出一些,应该不会有人认那块开阔的空地确实存在一个主人。前院登堂三级便可入室,也就是他的老屋。长于乡级,我确没有见过第二个这样布局的小屋了。晴空有干净无尘的光随意挥洒,溢彩流光唯青绿雨后。独属他老屋的光种是昏黄。青瓦,红砖,不管何时都像浸在了晚阳里。像他,那么和谐安详。

他做工的前厅很亮堂,粗糙的木板随处可见。木屑在各式各样的木材里随意翻涌,随即便倾泻而下,很像钢铁焊接时的火花,只是没有耀眼的绚烂,可绝不会稍纵即逝。因而前厅的空地很小,木屑几乎铺遍了整个屋子。若赶夏季,他小屋里来来回回的锯木声便可和蝉鸣有上一场浪漫的邂逅,给乡间插入一段在回忆里落灰的乐章。在他完工的日子,神情与往常是不一样的。今日再已从去过的往里翻出那番神态和崭新的方桌,我读出来了,那是一种“我是清都山水郎,天教分付与疏狂”的自豪。

他残疾。我也是长大能识字断字后才从他的档案

里得知,他脊背与双腿呈现九十度是种残疾。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,他没有妻子,没有孩子。前院里那棵小树就是家中除他之外的唯一生气了。儿时的傍晚,家家炊烟。每每这时,我们一起吃饭。饭后,他便自己回家。姥爷家与他家各处街的两头。吃完了饭,他便黑不成样子了。小时候太怕黑了,怕到觉得连顶天立地的大人都会对它束手无策,那会儿是真的担心他会被老妖怪抓走,可是又不敢同他一道回去,因为回来的路对我而言过于艰难了。于是便站在他身后,打亮手电筒照他的前路。时隔多年,我仍能时时在梦里见到儿时那条育我成人的小街的夜,那是一种只有他才能走得出的纯黑的夜。



春风又绿江南岸 吴树模 摄

落着一所具有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故居,即史良故居。故居位于武定西路1357—1359号,不对外开放,所以平素也就看一看那灰墙红顶的花园洋房,遥想一下这里曾住过君子史良。

上海爱乐乐团也在武定西路上,距江苏路极近,与南西幼儿园为邻。爱乐前身是上海广播乐团、上海电影乐团,后两团合并成立上海广播交响乐团,2004年更名为上海爱乐乐团。爱乐老楼内的录音棚,曾为《哪吒闹海》《三个和尚》《宝莲灯》等经典动画电影录制配乐。老楼原为潘氏住宅,被列为上海市第四批二类优秀历史建筑。每次路过,我都想去到里面的草坪兜一圈。后来得知里面的演奏厅差不多每月都有室内演出,一阵欣喜,散散步就可以聆听音乐,这样的地方,可谓福地洞天。这个春天,我去听了一次19岁的小提琴才女朱蕾雅的演前导赏,听了室内乐《雪与方糖》。中间的猜歌环节,前奏一响,老阿姨就猜出了《忘情水》,小朋友比老阿姨还迅速地猜出《哪吒》,年轻人则对属于他的《原神》抢答成功,小时候磨破耳朵的《彩云追月》却被我完美错过……

有一天女儿跟我聊天,说她有可能会考到很

钱君匋先生为我刻印

华鸿森

大概在1975年,我的老同学也是书画同道来看我,说起钱君匋先生赋闲在家,说他与叶瀚渊先生合著的《中国玺印源流》在香港出版之后还没见过书,很想要一本。老同学问我有没有办法为钱先生做这件好事。先生的大名我久仰了,鲁迅与钱君匋二位先生交往的记载在《鲁迅日记》里有不少,我拜读过,都想得起来。今天有机会为钱先生做事,很是高兴。

不久,我得知有个离开上海二十多年,现居香港的老辈准备回上海探亲,于是写信请她到那里书店探问一下,如有则买一本带来。长辈买到了,两本,一本精装,一本平装。我把精装本请同学送给钱先生。这是先生挂念已久却未曾谋面的自著,所以先生收到书后,立刻翻到印着书名的那一页,深情地盖上了自己的名章。合上书后,钱先生从抽屉里取出一张五元钞票来,嘱托转交给我,并说还要为我刻一方印章赠送致谢。

我岂肯收先生买自己写的书的钱,坚请老同学婉辞。而钱先生主动提出刻印,我自然很高兴,次日便去福州路买了两方很普通的青田石。大概十多天之后,钱先生托我老同学把刻好的印章交给了我。两方都是我的名章,一方阳文,姓名三字;另一方阴文,无姓,名二字。钱先生说,如果这石头好一点,可以刻成细阳文。我听到这话,内心顿生歉意,怎不好买点的石头呢?把劣石给钱先生刻,岂不是对钱先生的大不敬哦。

五十多年来,钱君匋先生为我刻的两方印章就一直珍藏在印盒中。每当自己写出自以为是的字幅后,便取出来端正地盖上。印泥倒是买了市面上最好的,这里似有一点点向钱先生默默致歉的心思。这个心思,在每次用印时,都隐隐回旋在胸。

一直喜欢武定西路。沧海横流,它自清幽。不管外面的世界多闹腾多浮躁,归家时只要踏上这条小马路,一颗心顿时就会稳下来,元神迅速归位。这条不长的小马路东起武宁南路,西至江苏路,万航渡路到江苏路的那一段颇有故事。这条路不仅是单行道,还不通公交。它安静到甚至有点冷清,实则容纳有百年底蕴,包藏着诸多可圈可点的史实和传说。

武定西路原名开纳路,系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所筑。在《小团圆》里,这条路就被称作“越界筑路”,“她怕问蕊秋拿公共汽车钱,宁可走半城,从越界筑路走到西青会补课”。众人皆知张爱玲在常德公寓与姑姑张茂源一起生活过。导师陈子善先生曾率领我们去过一次,一行人站在马路对面仰望了一番。而张爱玲和武定西路1375号武定公寓的渊源,知者便不甚多了。这个公寓

武定西路上

康华

旧称开纳公寓、凯南公寓(Kinnear Apartment),带有显著的现代主义风格建筑,总高五层,方形格子窗,窗与窗之间以清水红砖隔断。如今看来,依然典雅。1936年,张爱玲母亲黄逸梵从国外回来,她和张茂源都是留洋新式女性,喜欢住公寓,一起在这里租了一套三楼朝南的套间。1938年初,张爱玲从父亲的家逃出来,投奔的地方正是这栋公寓和彼此关系并不亲昵的母亲。

与开纳公寓隔街相望的是明月新邨。这个新式里弄建于1937年,现在看来已然破败,但阳台还是好看的。那里住着张爱玲的舅舅。张爱玲经常捧着一碗菜,和母亲穿过马路,到舅舅家去吃饭。想着母女俩端着配有蒜瓣的米苋穿过马路,有种不真切感。但无论怎样的人总还是要生活的,那个穿越马路的情景成了她们为时不久的日常幸福的留痕。距武定公寓不远,坐

围桌闲谈,一切那么温馨而悠闲。最终抵达有“江南都江堰”之称的渔梁坝,遗憾的是恰逢大修封闭而无法入内,但我站在高处仍能感受到它的壮观雄伟。大坝形似鱼背,将江水拦腰截断,水流倾泻而下,浩浩荡荡。练江里只是新安江的一条支流,却承载着无数徽州人外出的初心。当地流传一句话:“前世不修,生在徽州,十三四岁,往外一丢。”旧时无数徽州子弟从这里登舟启航,闯天下,造就“无徽不成镇”的商业神话,这里也就成了徽商们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此次同行的朱寿来与朱维水都是歙县同村同宗人,老朱是我老领导,维水与我同年入伍,如今皆已退休。两位战友自幼承蒙这方水土的浸润与滋养,培育出了身上那种质朴而真诚的独特秉性。

徽商启航地

周建新

晨光里打太极,年轻女士牵犬漫步,三三两两的妇女在江边洗衣浇菜,烟火气在江岸蔓延,格外亲切。

跑不多远便见纪念李白到访的问津亭,黛瓦飞檐古色古香,相传李白曾在此寻访隐士未果,留下“应化白天鹤,归当干岁余”的诗句。再往前便是渔梁古镇老街,青石板铺就的街道狭窄古朴,两侧老屋保留着明清风貌。早餐店里的老虎灶冒着热腾腾的水汽,居民们

七夕会

歙县之行,在徽州古城小住了数晚,感受颇深。我们下榻的民宿隐藏在太平桥边的小巷里,几步之隔便是徽州古城。巧的是,附近有一处冯小刚《芳华》取景地,如今成了名为“芳华”的酒店。初见门口的大礼堂,瞬间想起影片里文工团练功的经典镜头,旧时光味道扑面而来,为旅程添了几分怀旧意味。

住处离太平桥极近,桥下便是江水清澈的练江。此前看过央视主持人朱迅在练江边晨跑的视频,便也动了沿江跑一程的心思。天刚蒙蒙亮,我独自轻手轻脚起身出门。晨光熹微,太平桥赫然在目。这座十六孔石桥已建成五百余年,只见青灰桥身下水滔滔,白鹭掠水而飞,两岸黛瓦粉墙的徽派民居错落排布,初升的阳光漫过屋顶,满是温润韵味。

从太平桥出发沿练江向下游跑,一路正如朱迅所言“在徽州府外,步步都是景”。沿江步道无规

旅游



夜光杯